

朱子全书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

論語一

總論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
病。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
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

先子全集卷十
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幹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

是訓詁。論語須是翫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翫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

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停停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

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
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

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
者不肯用功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
或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
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
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

兩說前一說勝。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案欸相似。雖未能便斷得他案。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礮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

以上語類
十一條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

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某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某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旣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殺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詞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

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以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

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某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

論語纂
訓序

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命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

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踐履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慤實事。便從此反本還原。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答江隱君。以上文集二條。

學而第一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母友不如

已者。在不重則不感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

專靠師友說話。以上語類二條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

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答張敬夫

○文集

學而時習之章

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

只就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備兩說。其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以上語類五條

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畧也。學之

爲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爲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澀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工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

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

如此。與張敬夫論癸巳

論語說。文集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閒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閒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爲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旣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旣信從者自遠而至。其

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己。則久久自有此理。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已。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矣。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

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
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
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
知而不慍也。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
一已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己
知。則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
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

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

不見知。果能不慍否。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習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擴之問。多把習字作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幹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些。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幹曰。旣

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疎。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說。如何。曰。也未說到命處。爲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

此說

以上語類九條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汎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故集註著箇大凡也。

問君子務本註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

朱子全書卷十
爲仁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面且汎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於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此即道生意便是本。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見良心之發見。爲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著。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爲人。

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
者。朝夕爲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

問孝弟爲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旣盡道。乃立得箇根
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
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
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
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
方始去培植本根。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

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爲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爲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

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卽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著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

仁。心。之。德。是。仁。

程子謂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以上語類
十一條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指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

非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此意。然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閒界分脈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別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實。不但孝弟爲不僞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繫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

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之義。只當從伊川說。謝記

上蔡論語疑義。文集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不

是別更有仁。

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

以上語
類二條

容貌辭氣之閒。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閒。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

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命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錄中所解。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

巧言令色說

巧言令色。敬夫云。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指。今無所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爲問答以起之。蓋須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上文解經正意相雜。而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爾。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蜚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豪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爲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爲己謀。便盡。爲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

前。此爲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謀而不忠乎。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旣一貫後。也要忠信。此

是徹頭徹尾底。

問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

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外義便錯了。

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字。本是忠字之註脚。

今又要討盡已註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爲人謀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

問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爲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

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

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

信卽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

要如此。問忠信爲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
可得說。習箇甚麼。

至之問集註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曰。
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爲本之意。若無忠
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
意否。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爲不習。而傳與人。亦
是不忠信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
上文例推之。也。却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

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爲本。而後濟之以學。以上

語類十
四條

時習三省。固未爲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

也。蓋通上下之言耳。答何叔京
文集

道千乘之國章

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鄭氏讀甸爲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六十四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一

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兼存之。以俟知者決焉。答廖子晦文集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

千本。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爲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事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然敬又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

施於民者無信。則爲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爲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脩己以敬。此是最要緊處。

子升問集註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

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
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
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
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
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
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爲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爲政
之本。以上語類四條

弟子入則孝章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

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蓋人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
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
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
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
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
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
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
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

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

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

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爲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忒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

以上語類六條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

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

工夫去學文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爲有餘力。

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答石子重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

不但以爲飾而已也。答都昌縣學諸生

問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冢。託真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曰。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

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

答吳伯豐。以上文集三條。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僞爲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挨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

事君能致其身。集註謂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

也。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
主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
是他學問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
得太粗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以上語
類五條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今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
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
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

以主之。母友不如已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
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
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
知。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
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
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
看自身。能盡已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

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爲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朋友未便盡誠。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爲善。又不曾爲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爲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閒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閒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閒斷。閒斷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

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

問集註謂友以輔仁。不如已。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已者與之爲友。則彼必以我爲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母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已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

却之。推此則勝已者亦自可見。

問無友不如已者。伊川以爲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已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問無友不如已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爲友。若不
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
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已者不與爲友。

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

是憚難過了日子。

以上語類八條

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慮處去也。

答呂子約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以上文集二條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爲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爲喪祭。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土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以上語類三條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爲化民而後爲之也。故

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閒隱。

然有此意也。

答汪長孺別紙。文集

夫子至於是邦章人只是不思量匪敢與

問溫是恁地溫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卽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爲衣冠服飾用度之類。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伯遊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

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絀。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以上語類五條

問。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

如此者。答林德久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僞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

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爲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翫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和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儼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併乞逐一垂誨。曰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

答董叔重。以上文集二條。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
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
也不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
概。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
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
可
忽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

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某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倘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

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爲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爲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爲難能也。此說得之。

以上語類

五條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來諭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有。某謂不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爲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

答何叔京

問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行所爲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

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專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爲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已之意。乃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曰。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某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况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

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

如何。

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二條。

禮之用和爲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闔闔。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闔闔。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

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阜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或問禮之用和爲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

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

或問禮之用和爲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如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

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
和。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
磅礴氣象也。

吳問禮之用和爲貴。先生命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頃
以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
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
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
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
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

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蹶。父坐。子立。苟不知以
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今
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
以爲苦。緣他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
不以爲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
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
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
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

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卽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

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

問集註云云。上一節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爲貴。甚分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節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閒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以上語類九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
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
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
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
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
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
先生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

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
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
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
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
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
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
者在我矣。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

顏讎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爲吾之宗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恁地連纏。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是長揖。則爲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爲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爲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爲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

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說得太遠。橫渠說較近。傍。以上語類七條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答廖子晦文集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

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

以上語類四條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

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功。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

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爲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爲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

其深淺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爲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爲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

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

言者。謂學問之功。以上語類五條

無諂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諂無驕。隨事知

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

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

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

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先

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

必引以為說也。答虞士朋文集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問不患人之不已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

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爲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爲昭灼之行。以斬人之必知。以上語類二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一

論語二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章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爲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
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

文振問爲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他。
須知道未爲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

便粗了。

或問爲政以德。曰。爲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爲。但德脩於已。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爲。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

問爲政以德。老子言無爲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無爲。孔子嘗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爲。便

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爲者。未嘗不爲。依舊是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是已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
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
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事。豈有不
理。賀孫錄云。老子所謂無爲。只是簡忽。聖人所謂
無爲。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
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以上語類四條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
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

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概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

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爲可法。惡爲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爲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爲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爲戒耳。呂伯恭以爲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爲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

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爲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爲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爲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爲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言。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爾。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

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
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爾。惟思無邪
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
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善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
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

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僞。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况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爲善。而

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爲善而不終。今日爲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

問聖人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是渾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所箇。宅舍講學如游騎。不可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知。斯可矣。以上語類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

朱子全書卷十一
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
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爲天下。何嘗廢
刑政來。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
以身率人。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
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
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
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
禮以約之。則儻統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

于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閩之法。比有長。閩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爲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

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爲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以上語類五條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

說聖人只於己分上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概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

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趨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爲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

者。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吾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裏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也。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而不惑却相似。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某覺見豈有至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

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如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

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

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也。感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

吳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

至。如此分看。

蜚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

較易。

以上語類
十七條

問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感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太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

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註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學。則亦慢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爲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

格知已至。曰。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有畧相似處。今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答陳安卿文集

孟懿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

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爲三家發也。

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爲其所得爲。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之如此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以上

語類
四條

問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強私家。得

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爲武伯言。尹氏則爲衆人言。未知孰是。曰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答都昌縣學諸生。文集

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和顏順色。以致愛於親爲難。曰。人子胷中。纔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愛親之色爲難。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

色難。曰。此說好。答程允天文集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概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于游于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

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
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
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
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趾定方得。

子游爲人。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
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洒
掃應對。子游便忽畧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
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

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理。
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
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將
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以上語類四條

吾與回言終日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兩章而已。
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
不傳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概是如此。良久云。於晬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晬面盎背。此之謂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註已

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相似。

問集註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

退省其私。卽見其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粗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句。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言入於心。隨卽融化。更無渣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從容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工夫至到。亦

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陽中。若不融。一句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渣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

以上語類七條

問亦足以發。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

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答程允夫文集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唯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

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爲已而讀書者。有爲名而讀者。有爲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已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

出於勉強者。故又觀其所樂。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爲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是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爲君子。惡者爲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

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粃爾。

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爲。或勉強有所爲。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爲。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

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爲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爲事。亦通。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爲利來底。又

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爲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尙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概。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

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
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
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閒漸漸將自己都沒
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
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
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
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
書不可不子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
閒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

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
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
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以上語類七條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爲善。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

答方賓王文集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
舊時所看。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
溫故。固是閒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
爲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
不足以爲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其所以於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
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
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
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
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

不足爲人師。

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

以上

語類
五條

問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爲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也。曰。此論甚善。

答范

伯崇
文集

君子不器章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爲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

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

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爲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爲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

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爲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爲子貢發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
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
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
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
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

以上語
類三條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卽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

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曾說

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徧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

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於人。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爲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

比字爲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

問註周言普徧。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與。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問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如何。曰忠信爲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

元永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爲善。

比於小人則爲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

此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私。以上語類五條

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

伐異。此之謂比。周周徧也。比偏比也。不必言周流

天地之間。答程允夫文集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

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

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拗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

便不安穩。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未嘗學。一會苦思。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想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法效。外間。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

生硬。不會妥帖。聖人之文。其並不必對。指理。其用。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爲。才效其所爲。便有行意。

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近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以上

語類
六條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

學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答吳伯豐文集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
外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
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
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
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爲異端游說反閒。孟子謂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

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爲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爲

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
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
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
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
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
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

都荒了。

以上語類五條

由誨女知之章

問知之爲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爲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

或問誨女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之爲知之章。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

知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意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閒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

答方賓王
文集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于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于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

也。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

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

徐問學于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

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旣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

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聖人本意。在謹言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得學。又須闕其疑而未信。殆而未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處。謹言而謹行之。謂其察得可言與可行也。

問學于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

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

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已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

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

邊自在其中也。

以上語類八條

哀公問何爲則民服章

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

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語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

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

以上語類二條

或謂子奚不爲政章

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

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

夫子得時得位。其爲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

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

以上語類二條

人而無信章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

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

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

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

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語類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亙古亙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

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

此意合。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概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質文三統。此說極好。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

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答云。質樸則未

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

以上語類六條

問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

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是也。曰。周
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
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
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答黃直翁文集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
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
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
地。此所謂非其鬼也。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

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尙以爲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

子善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

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
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
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以上語類四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二

論語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

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答程允夫文集

曰。頌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
不會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
而用之。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
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

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

以上語類二條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

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

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爲國。皆曰。如禮何。意同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爲先。則人心

感服自無乖爭凌犯之風。

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集註云。禮樂不爲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譬如無

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卽無干涉。又安得爲之用。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以上語類五條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

面只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卽萎落矣。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汎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

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註。易爲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太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

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慙地。不是爲儉。後來人稱爲儉耳。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

胡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闊。今但問本。似未爲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爲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擺。治得窒礙。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汗罇。抔飲之說。他是

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
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
前面無收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
衰麻哭踊之數以爲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說得
衰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
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
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自是易忘
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以上語類五條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語類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語類

問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

問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
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曰。此說

甚好。

答張敬夫
文集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

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

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
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
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

則一番精神也。以上語類二條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

憲字。問徵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二義。如此只是

證成之。故魏徵字立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

說道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

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

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

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
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
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
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
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

非貶之也。

以上語類二條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羣廟皆在。當以

趙匡之說為正。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廣云。觀禘祫兩字之義亦可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註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

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

因云。盟而不薦。有孚顛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

其德也。

以上語類三條

或問禘之說章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曰。

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爲大

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

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

鬼神生死之理。却惟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

卽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

一段。亦說得好。

以上語類三條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卽接續這正氣來。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

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

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心裏以爲有便有。以爲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爲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以上語類四條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

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奧。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爲媚奧。亦何爲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此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

朱子全書卷十一
十一
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卽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卽謂之天。其主宰卽謂之帝。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爲尸。便曉不得。凡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

考也。以上語類四條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視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爲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

問吾從周。曰。孔子爲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畧。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旣詳則不可復畧。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畧。畧則姦宄愈滋矣。

以上語類二條

父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
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
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
中已有意以爲易曉。而忽之不囑者。少閒事之錯
處。都由那忽處生。語類

問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
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恐
不如是。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曰。以石慶數馬。與

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

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鄒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答呂子約。文

集

射不主皮章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

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語類

問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爲中字。不知如何。曰。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

二字以補其闕耳。答汪長孺

文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閒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

語類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

禮處。

語類

君使臣以禮章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
汎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
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
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
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
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

是爲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爲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_問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剗地長久。語類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

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以上

語類
二條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

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以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爲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却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周人以粟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問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

以上語類二條

管仲之器小哉章

或說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註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

蕭景昭舉楊氏曰。道學不明。而王伯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先生曰。恐混爲一途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爲儉。又疑不儉之爲知禮。

問管仲小器。曰。只爲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

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以上語類四條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慮。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鐘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

不得多一聲也不得。語類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

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

况其他乎。曰。然。語類

子謂韶盡美矣章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

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

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

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

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深淺。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曾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少快活。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

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畢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旣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畢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

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

處曰。也要尋他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强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

以上語類四條

問未盡善也。註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渣滓。至於感格發露。著於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曰：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答劉季章
文集

居上不寬章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

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爲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旣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

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他酸之中。看那箇醜。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麼。無可說矣。以上語類二條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

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問里仁爲美。論語孟子註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爲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良。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奧義。只是擇居而已。

以上語類二條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
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
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
之忘腰。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

利。去之則害。

以上語類二條

惟仁者能好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註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

是如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

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

備矣。以上語類二條

苟志於仁章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竊謂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便即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

草看。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
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
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
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
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
來汎汎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
衣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又是一

先子全集卷十一
三
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喫著得。只是怕人笑。
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閒斷不志仁時。惡

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爲。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

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

以上語類三條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
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
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

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箇至粗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更無可得說。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貧

賤不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粗上不曾立得定。更說箇甚麼。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何說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粗處說上細上去。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仁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可見。聖人之意。

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令意脈接續。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

周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

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爲次。亦只是苟且

不爲久計之意。

以上語類五條

我未見好仁者章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豪髮加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

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

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
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
也無大故優劣。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
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
事加於已。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己上
事。非是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

問此一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畧有輕重。然惡
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二

者以資稟言之。其寬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卽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

問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爲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

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間。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

以上語
類六條

人之過也章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
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
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
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
與不仁而已。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
愛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

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仁同過之意。說得太巧。失於迫切。

以上語類三條

來諭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爲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
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爲少。自
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謂
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
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
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
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
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
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翫

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爲
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
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
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爲仁。若以爲有此三物。遞
相看覷。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
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急遽急迫之甚乎。
答吳晦叔

○文
集

朝聞道章

問朝聞道。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

問集註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
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
別有信。學者苟致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
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
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
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
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
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
一卽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

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爲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

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爲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

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聞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是。死便也。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怍。無纖豪不合道理處。則死如何不會是。

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閒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閒於死生。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

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理。佛家却說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這是聖人事。聞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爲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爲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

兩項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徹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曾子易簣。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簣與不易簣。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

以上語類五條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不濟事。

語類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

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

去看是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賭。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以上語類二條

無適無莫。敬夫云。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某謂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

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反爲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與張敬夫論
癸巳論語說

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

答都昌縣學諸生
以上文集二條

君子懷德章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

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甜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爲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

以上語類二條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

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以上語類二條

能以禮讓爲國章

不能以禮讓爲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

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跽曲拳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這般處。也自闊畧。

以上語類二條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

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

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爲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

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

以上語

類二條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

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

要忘却。久當自明矣。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

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

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

是真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豪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

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

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沒貫處。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盡已爲忠。推已爲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

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卽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卽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已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註

說忠恕。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胷中流出。學者須著勉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爲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卽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已。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閒。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爲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

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己及物仁。

也。推已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也。曰。恕字。正在兩隔界頭。只看程子說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已及物。使各得其所處。盡物之謂信。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爲然。何也。曰。恕字

上著盡字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已。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別。

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學者忠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趙至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否。曰。亦是。

但孝弟是平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
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更無人曉得。惟
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
氏曉得。某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
直閣說。二人皆不以為然。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
來如此分明。但諸人不曾子細看爾。直卿云。聖人
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學
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亶亶文王。

文王自是純亦不已。疊疊不足以言之。然疊疊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條幹。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

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註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脈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

乃云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

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公謹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

先子全集卷十一
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甌中之水。恕如甌中瀉在盞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爲君推其仁以待下。爲臣推其敬以事君。

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

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工夫。於見識上做得

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爲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之外。別不會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

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以上語類
二十二條

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
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
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
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
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
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
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
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

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較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閼哉。與范直閣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

理之本名也。

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

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

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為以己及物矣。

答程

允夫

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眾人之事。曾子所言。乃

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

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

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翫之。非欲速

所能達也。

答曾擇之

問參乎章。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

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爲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爲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以上文集四條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豪。便去做那一件。

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委曲纖悉閒。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塵糟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

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

靜說。便是如此。

以上語類三條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語類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闌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己是順了。又須委

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

問集註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將來說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

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

非也。以上語類四條

問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起孝。曰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相夷矣。答程允夫文集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曰為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

心亦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閒闊。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語類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語類

古者言之不出章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語類

以約失之章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人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語類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上蔡說得好。

答曾擇之

文集

朱子全書卷十二
君子欲訥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語類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鄰。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爲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

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是訓交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卽孤矣。以上語類二條

事君數章

問集註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語類

問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云云。某竊以

為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曰。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

答潘

子善。
文集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三

論語四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况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寓恐閨門中主恩。

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浙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治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

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以上語類二條

問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為可妻也。曰。雖嘗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答程允夫文集

子謂子賤章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

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以上

語類
二條

子曰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語類

或曰雍也章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

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己。而不

足爲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粗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豪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以上語類二條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

看了。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卽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豪未得。不害其爲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

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爲椽桁，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桁，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豪隱微之間，自知之爾。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

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皙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皙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慮。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

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
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
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
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
居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何害。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
見得大了。便小合殺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
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
大意處。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

何。當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

只管作弄去。

以上語類八條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胷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

意思也。

答曾擇之文集

道不行章

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粗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語類

朱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

先王全書卷二十三
盡仁。便見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子升問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爲宰。後來求乃爲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以上語類三條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

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居父問回也。聞一知十。卽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徧。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如何。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况於其他。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翫味。見得
優劣處。顏子是眞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
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
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
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
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
弗如之說。

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
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

以上語
類四條

吾未見剛者章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爲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了。安得爲剛。

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
詘於慾。所以爲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
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

以上語
類二條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

語類

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

至於仁也。以有欲字耳。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
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
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曰。二先生說經。如
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
理隱度而取舍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
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
欲。與欲無加諸人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

推詳之。

答石子重
文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

寓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旣得聞之後。歎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

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會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

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會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爲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閒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

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道理。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

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爲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處。却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別項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爲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爲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唯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

語類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姑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

問孔文子之諡。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爲諡。如有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爲諡。皆無一善而後名之。

曰幽厲凡二字諡。非禮也。如貞惠文子。睿聖武公。

皆是饒兩字了。周末王亦有二字諡。以上語類二條

此章固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

取之。此天地之量也。答陳安卿文集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偶一事如此耳。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類。謂爲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以上語類二條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

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語類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

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脩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

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
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
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
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
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
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討之事。亦只
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
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

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

問五峯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初無私意。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枏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體大。不可以一善名。須是事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若子文之忠。雖不加喜愠於三仕三已之時。然其君僭王竊號。而不能正救。文子之清。雖棄十乘而不顧。然崔氏無君。其惡已著。而略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能於其小而不能於

其大者。安足以語仁之體乎。曰。讀書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說。只是一說。非聖人當日本意。夫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心。則其仕已而無喜愠。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十乘而不居。當不特謂之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

令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說仁。若識得仁之統體。卽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豪私意。皆非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

之。未能無私。所以不得爲仁。曰。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愠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此。

以上語類五條

問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所能

爲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爲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卽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

過也。

答劉季章

問。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

人爲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解云。心德全體。非事爲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爲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某謂二人旣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曰。此說得之。答鄭子上。○以上文集二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

先子全書卷十三
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
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倒不定
了。

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賀孫曰。向看公冶長一篇。
如微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未甚安。
曰。是如何未安。如今看得如何。曰。向看得如乞醯
事也。道是著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是著如此審
細。如今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曰。便是這般
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支蔓。故學者

多看不見這般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恁地平
平正正。更不著得些子蹺欹。是公鄉里人去說這
般所在。却都勞攘了。凡事固是著審細。才審一番。
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閒纔去計較
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閒都滾得一齊沒理
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閒略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
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
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
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

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絕。如何說得到這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

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是似閑。

以上語類二條

問再思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曰。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答陳安卿

問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

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曰。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答都昌縣學諸生
○以上文集二條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唯其

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閒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閒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營著力來。愚只是沉晦不認爲己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爲愚。豈可以爲不可及也。

以上語類三條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於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也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被他做得成一家。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爲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

之人。其流爲佛老。又曰。遜世高尚。皆是苦行底人。而今所以無異

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

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

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

蒂。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

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

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

放踵而利天下爲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

也。以上語類二條

伯夷叔齊章

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

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以上語類二條

孰謂微生高直章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煞有將此一段做好說。謂其不如此抗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爲此說。今煞有此說。昨見戴少望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醯。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

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
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已出。皆是偏曲
之私。恩由已出。則怨將誰歸。語類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說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
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
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
此類者。皆有兩義。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

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

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以上語類四條

顏淵季路侍章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爲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却似有車馬衣裘爲重之意。莫與氣象煞遼絕否。曰。固則是。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

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粗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粗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

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
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又問
學者做工夫。須自子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
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
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
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
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
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

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純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

先生至此
聲極洪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恣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

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
賢達之心也。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
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

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
知矜之爲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
之反不伐。便著意去解。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
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

則是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
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先生問衆人曰。顏子
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衆人未對。先生曰。子路
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
顏子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
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
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旣甦。則曰
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
者。及其旣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

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閔祖錄云。子路顏淵夫子言志。伊川諸說固皆至當。然二子之所以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脩為。此其所以異也。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亞夫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燿

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
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裳共做之善。既不伐不
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樣著力去做。子路雖
不以車馬輕裘爲事。然畢竟以此爲一件功能。此
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
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
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
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

何以爲聖門高弟。

問願聞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贊其雖答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以爲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豪好慕之心。作爲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耶。曰。聖人所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
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
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
然。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
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
荷。老者卽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
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間。只見遜讓。故
曰斷斷如也。注云。分辯之意也。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

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
意在於求仁乎。

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
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
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
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
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
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
不言而行。不爲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

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胷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

此則其胷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胷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胷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胷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以上語類十六條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胷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

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畱耶。曰。改了便無
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
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
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
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著力。看來世
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
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
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

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

自訟。

以上語類二條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爲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語類